

展现毛泽东夫人跌宕人生 揭示风云岁月的历史内幕

告诉你 一个传奇的

陈冠任 著
冯光宏

贺子珍

下

贺子珍，一朵井冈奇葩。她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成长，经历了红色军队从初始到壮大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她的命运同中国革命的艰苦奋斗与顽强不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异国他乡，她也命运多舛。然而，她又把共产党员金子般的品格与母性的光辉留给了人们。在悲剧性的人生中，为了顾全大局，她宁愿独饮孤独，牺牲自我。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中共党史出版社

展现毛泽东夫人跌宕人生
揭示风云岁月的历史内幕

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

下

陈冠任 冯光宏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1.局势开始改观

长征，是在蒋介石重兵进逼下迫不得已的大转移和大撤退。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蒋介石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934年10月21日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通过蒋介石重兵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在贺子珍伤心地随着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踏上征程的时候，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本来就身体不好，这是她第四次怀孕。由于怀孕，她脸色一直是苍白苍白的，行走比较艰难，但她不要部队特殊照顾，紧跟队伍走。一路上，她执意与其他同志一样兼管了三四副担架；到了宿营地，仍和大家一道去安排食宿，替民夫烧热水烫脚，帮助医护人员给伤病员换药，忙个不停，直到大家安顿下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摊开自己简单的行装。

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中旬，又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在湘江防线布置了机枪大炮和几十万人马，严阵以待。

面对蒋介石的钢铁防线，洋顾问李德和博古等人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指挥红军沿着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强渡湘江”，结果陷入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的40万大军的重围之中。从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在湘江边进行了突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恶战。红军经过浴血作战，才突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一次“强渡”，红军损失56000多人，从瑞金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了3万人。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也

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叫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其最高峰苗儿山海拔2142米,山峦重叠,树高林密,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在这次行军途中,从党中央的领导人到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认真地进行血战后的思考。李德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博古感到责任重大,一筹莫展,在行军中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瞎比划。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绕过追击敌军,在他们背后边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最后,他强调说:



李 德

“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博古支持李德的意见。

按照通常的做法,李德一发表意见,博古一表态支持,问题就决定了。然而,从通道会议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向湘西进军,路上困难重重,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才能免投入敌人布



漫漫长征路



置好的罗网。应立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才能暂时振奋一下士气。”

王稼祥和张闻天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



王稼祥

张闻天

博古因部队受损，自己苦无良策，只得也同意西进，改道贵州北上。

李德见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首次遭到挑战，愤然中途离开会场。由于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他对军事的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受到尊重。从此，毛泽东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部队进入贵州后，道路更加崎岖了，沟壑纵横，更兼气候恶劣，霖雨霏霏，真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行军十分艰难。这时，贺子

珍肚子也腆起来了，走路气喘吁吁。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见状，分给她一架担架，但是贺子珍硬是不坐，她说：“我能行！”

董老没办法，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老骡子青毛都变白了。贺子珍也不肯骑，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或者给同志们驮东西。

贺子珍本来身体就不好，在长途行军中，长时间受着饥、寒、湿的折磨，身子更加虚弱，她经常出鼻血，头发晕，但她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拄着一根棍子，步履艰难地行走；如果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稍喘息一会儿，喘口气后，又去赶部队。

毛泽民夫妇也参加了长征。钱希钧与她同行，一天，她边走，边喘着气对钱希钧说：“我给自己提出一个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

此时部队有个规定，即，如果伤病员实在走不动，发8块银元寄留在老百姓家里。

到了宿营地后，贺子珍仍然不休息，好强的她不顾战友们的劝阻，仍然和同志们一道做这做那，而且工作时间和同志们一样。结果，和她一起工作的同志看不下去了，就劝她：“贺大姐，你都这样了，别做了，去歇会儿吧。”

贺子珍笑着说：“不累，我做得还没你多。”



董必武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女性，无论干什么都不肯落人后，为此，董必武在一次支部会上讨论行军问题时讲道：“我们这个连队，是个特殊连队，贺子珍是这个特殊连队的一员，尽管她身体不好，但她样样肯做，会做。”

受到董老的表扬，一向胆大的贺子珍却羞红了脸。

征程漫漫。

红军日夜奔走，但是到底向何处去，却一直没有答案。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前进方向。会上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结果又发生激烈争论，最后会议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实行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随后，红军向黔北进发。贵州兵力薄弱，双枪兵的黔军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行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就相继攻克了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由于李德等人对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又于第二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在会上，李德等人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消灭小部黔敌及土匪；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反对他的意见，说道：“红军去湘西，就是死路。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才能把全盘棋走活。”

与会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

在猴场时，贺子珍和毛泽东见面了。他们宿营在一所四合大院。大院有三间大房子，当中是会客室，西一间办公室，东一间是住房，硬木板上铺了很多稻草。因为这一日是1935年的新年，警卫班的同志按中央苏区时的惯例，准备在这里开新年晚会。他们在迎门堆起了两个大雪人，有眼睛，有鼻子，身后插了一根大刀似的长木棍，煞是威风，贺子珍也腆着大肚子和他们在办公桌周围摆了十几个大小不等高低

不同的凳子,准备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首长来贺年时使用;还准备了毛泽东平素喜欢吃的东西,如辣椒、炸豆腐、牛肉、醪糟等。

一切准备停当,夜幕已经降临。警卫员陈昌奉和小曾到中央开会的地方迎接毛泽东。接近午夜,会议结束了。陈昌奉提着马灯照着毛泽东朝驻地走去。雪花飘扬,寒风刺骨。陈昌奉开口了:“主席,过年了,咱们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呀!准备得可好了!还有节目呢!”小曾回答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

“什么事情比过年还要紧呀?”小曾不解地问。

“我们要争取时间突破天险,打过乌江去!我们是红军,什么事情对红军来说最要紧?现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是一件大事。你们觉得这猴场就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们中国多得很。乌江那边的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们突破乌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毛泽东又扼要地讲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派了薛岳、周浑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到达驻地,毛泽东看了布置,笑着称赞说:“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并告诉大家他已在军委吃过饭,不要再为他准备了。接着,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

警卫班的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劝毛泽东尝尝他喜欢的东西,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回答。贺子珍在旁边也帮着说:“他们为这些东西忙了一整天呢!”

毛泽东一听,不忍拒绝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和盛情,他要战士们在一圈凳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大家的中间,乐融融地说:“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起过年吧!”于是,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在乌江畔过了长征中的第一个新年。



吃罢年夜饭，大家都去睡觉了。毛泽东又在灯下思索着渡过乌江后的行动计划。贺子珍则静静地坐在旁边，不时为他磨些墨水。

2. 遵义会议作出决定

新的一年来临，给艰难困苦中的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5年1月5日，黔北重镇遵义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举攻克。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首先，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洛甫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

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

漫漫长征路

-308-

第五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在会中，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发言和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他说：“老毛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这时，这两本书，毛泽东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他却并没有看过。毛泽东反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答不上来，这时有人说：“其实你也没有看过。怎么说人家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呢？”

最后，会议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





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抗战时期的油印本)

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些天中，贺子珍几乎睡不着觉，天天担心着，她怕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再次被否定，党会再一次受损失。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回家吃饭，贺子珍见到他，却不敢问他会议的内容，她担心会像以前的会议一样……而毛泽东却显得

很高兴，他看到贺子珍欲问又止的神情，对她说：“会议批评了李德的冒险路线。”

贺子珍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毛泽东又说：“会议肯定了我的正确主张，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

他说完，看了一眼贺子珍：“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贺子珍听了这些话，激动而又兴奋，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她像是对毛泽东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啊，我们的党得救了。”

遵义会议后，红军部队在这千山万壑之间辗转行军，以求摆脱敌人。这时的中央红军，已锐减为3万多人，已没有任何重武器，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山炮。蒋介石调集了约140个团30余万人的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堵截，企图歼灭红军于黔北地区。如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为党和红军寻找新的落脚点，是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

新的考验。

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向桐梓走去。

贵州是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在春寒料峭中行进，摆脱了以前在崎岖的山路的奔波，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贺子珍也行进在队伍中间。这种大踏步的进军，已不再是长征初期的退却逃跑主义，而是在毛泽东指挥下的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贺子珍和大多数战士一样饥寒疲惫却斗志昂扬。

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沿大娄山脉向川黔边界的赤水方向进军。



3.变被动为主动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军事行动中的最高指挥者地位。现在全党全军都在看毛泽东怎样下笔做好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

天公并不作美。离开桐梓向土城行进中，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夹雪，道路泥泞不堪。毛泽东拄着棍子沿着泥浆路爬山。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遵义参军的女学生李小霞，穿着旗袍，跟在毛泽东的后面行走。爬一个小坡时，毛泽东突然脚下一滑，摔坐在地上，头在山坡上磕了一下，渗出了血，李小霞赶紧走上去扶起毛泽东。后面马上传开了：“毛主席摔跤了，毛主席摔跤了”，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贺子珍等闻讯也马上赶去。

毛泽东问李小霞：“我的头磕破了没有？”

李小霞摸了摸，照实说：“主席，没有磕破，只是出了点血。”

毛泽东乐了：“你真蠢，出了血还没有破？要脑袋开花才算破呀？”

周恩来赶上来见伤势不重，便用拉拉腔开起玩笑来：“摔得好不



周恩来

好？”

前后都是中央领导同志和蔡畅等老大姐们，平时随便惯了，便呼应道：“摔得好！”

“摔得妙不妙？”

“摔得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已包扎好的毛泽东笑道：“一次足矣，岂可再焉！”

这时贺子珍也笑着打趣：“恩来，你莫幸灾乐祸，小心自己来一个。”

大家又说又笑地爬坡，嘻嘻哈哈地摔跤。

然而摔跤并不是个好兆头。没过几天，毛泽东在攻打土

城时马失前蹄，在指挥打仗上重重摔了一跤。

1935年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土城，随后继续北进赤水，但在途中遇敌，战斗未果。1月27日，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中路纵队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也相继抵达土城地区。在进军土城途中，毛泽东边走边察看地形，只见道路两边均是山谷地带，如敌军孤军深入，红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峰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合围歼灭敌人；于是，他有意在这里打一仗。

土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顺着山坡与小河之间的小路走进镇里，街巷几乎全是石板路。毛泽东和贺子珍到达土城后，住在一家绸缎铺后面的一孔大石洞里。

长征途中，干部休养连是随同中央纵队行军的，一般情况下，休养连的行军时间和地点靠近中央纵队。因此，很多时候，毛泽东和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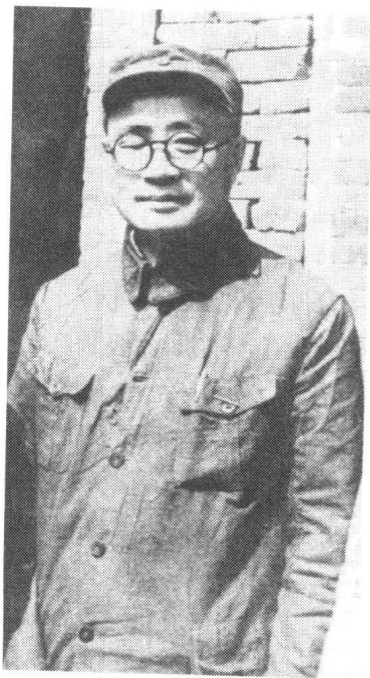
子珍相距并不远，晚上宿营还能住在一起。

在土城住下后，毛泽东得知川军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于是，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灭尾追之敌郭勋祺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中革军委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是吃不下的。”会议决定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

为打好这一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往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五军团指挥。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向土城以东约4公里的青杠坡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异常地激烈，枪林弹雨中红军勇猛冲锋，一度占领敌人的主要阵地——银盆顶。但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后，红军阵势立即处于危急状态。

此时，毛泽东才发现情报有误，原以为敌军是2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而实际上是4个旅8个团共1万多人，而且川军的战斗力比黔军要强得多。此时，红一军团已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毛泽东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立即派人通知红一军团急返增援，但红一军团返回需要一定时间。战斗愈打愈激烈，红五军团阵地被敌突破，伤亡重大。敌抢占山头，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设在镇东白马山的军委指挥部前沿。白马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红军只能背水一战，局势岌岌可危。在这紧急关头，



刘伯承



漫漫长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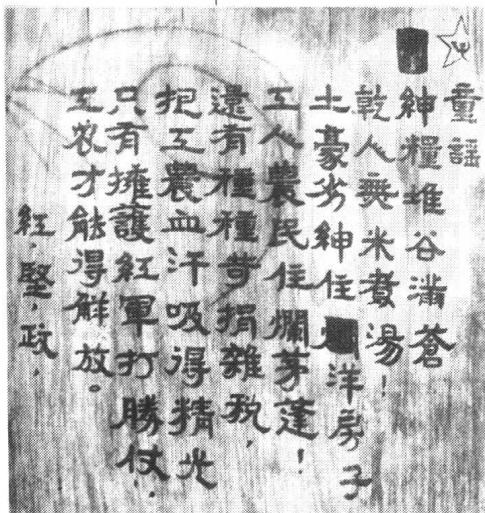
朱德亲临前线指挥。战士们见总司令直接参加战斗，士气大增。但是，敌人仗着兵多势众，武器优于红军，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向红五军团阵地进攻。鏖战多时，有的红军战士的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便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刀光血雨中，敌我双方均有伤亡，红军战士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

在敌军打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毛泽东也出来了；他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是由原红军大学和公略、彭杨两所步兵学校及特科学学校合并组成的，英勇善战。干部团以其出色的战斗力击溃了敌军的进攻。下午两点多钟，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迫使敌军退却。红三军团也牢固控制了一块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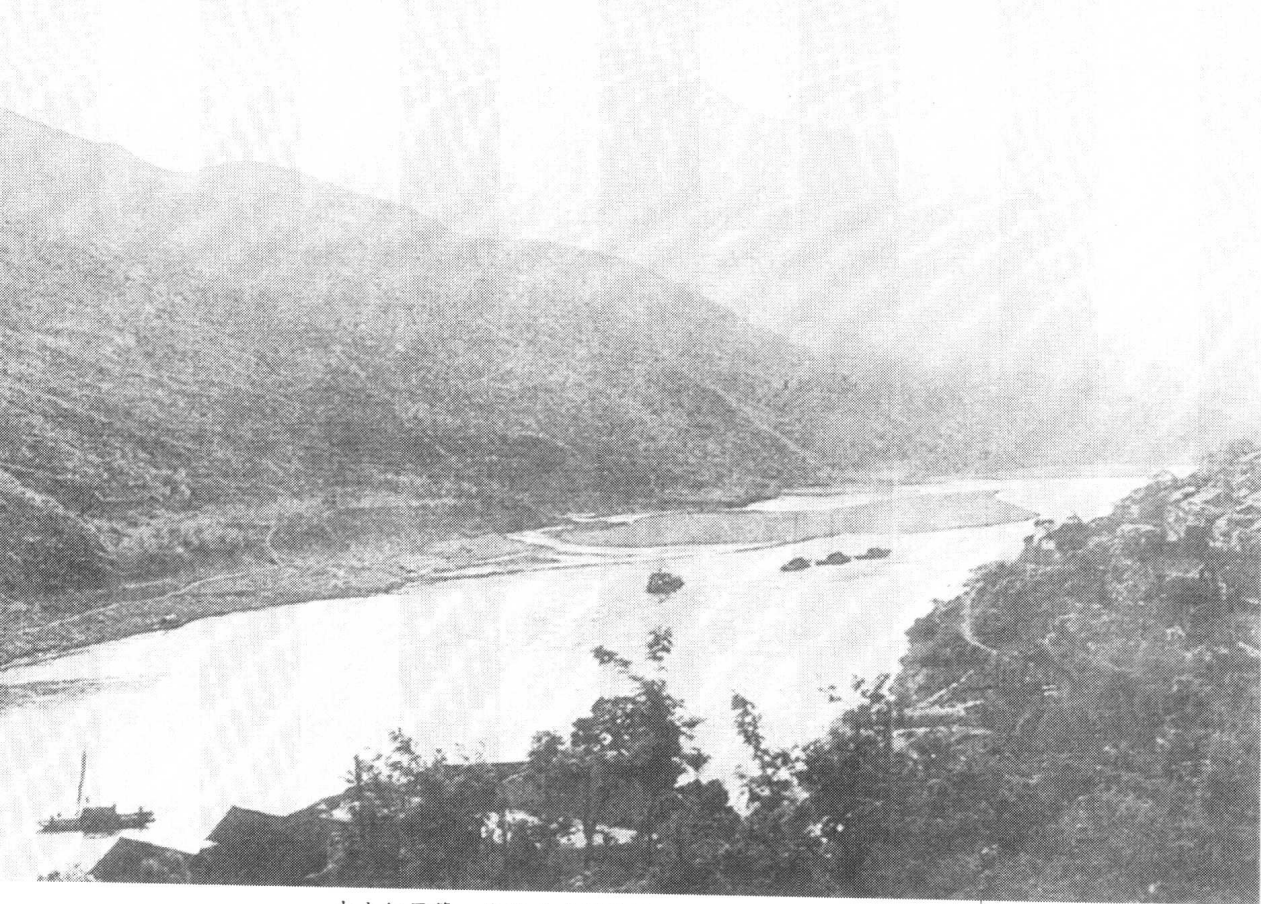
但是，毛泽东此时深感土城之战不能再打下去了，一是因为地形于己不利，河流多；二是敌人大批援军将要赶到，敌强我弱；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将是一场消耗战，红军损失太大。因此，在阵地巩固之后，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原定由赤水河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这一情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敌人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毛泽

东还提出，为渡过赤水河，军委领导实行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拂晓前架好浮桥，另外，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由此，红军开始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穿行于川、滇、黔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宽处有三四百米，窄处一二百米。在敌军蜂拥而至的严峻时刻，能否在赤水河上迅速架起浮桥，保证红军主力渡河，成为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知干系重



红军编写的革命歌谣



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的渡口——土城

大。28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询问情况，鼓动大家加快速度。到29日拂晓前，终于搭好了浮桥。红军部队将笨重物资扔进赤水河中，趁夜雾尚未散去，分三路在猿猴、土城一带胜利地渡过了赤水河。

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过河，红九军团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担负起阻击敌军的任务。二师四团在青杠坡与追击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几乎每个连都伤亡大半。当四团完成阻击任务，最后几名红军战士渡过赤水河时，敌人已尾追到河边。红军战士立即砍断浮桥的缆绳，烧毁浮桥，将敌阻断于赤水河东。红军暂时摆脱了敌军的追击。

一渡赤水是在土城之战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北渡长江入川的意图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指挥的第一仗。对身经百战的毛泽东来说，这一仗是得不偿失，



摔得不轻的。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十分善于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化被动为主动。当他看到战局不利时，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后来，红军在回师东进遵义途中，有的敌军俘虏就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指泸州至宜宾间）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

红军战士则说：“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样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

这就是毛泽东的军事策略。

4.刚出生的孩子又送了人

红军西渡赤水后，暂时甩掉了川黔之敌，从1935年2月7日至9日先后到达云南扎西镇。在这里，红军进行了整编。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又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

对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蒋介石又重新作了划分：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为第二纵队，滇军李云杰部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韞珩部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路敌军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然而，毛泽东闻讯却命令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矛头指向敌军的薄弱部分——黔军王家烈部。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准备二渡赤水